



忆上饶集中营 的斗争

江西人民出版社

忆上饶集中营的斗争

中共上饶市委宣传部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封面题字 赖 少 其

封面设计 黄 永 勇

忆上饶集中营的斗争
中共上饶市委宣传部编

•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百花洲3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赣东北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¹/₃₂ 印张7.5 字数14.0万

1979年12月第1版 1979年12月江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13,000

统一书号: 7110·208

定价: 0.53元

繼承革命烈士
們的事業，保衛和
建設我們的偉大
祖國

朱德

一九五九
年十月
三日

朱德同志为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纪念碑的亲笔题词

用典出新紀上饒江南一集
憤強消茅家嶺三英雄
血染通江輕多代凱

郭沫若同志為茅家嶺烈士陵園
的題詩手迹。

编 者 的 话

一九四〇年秋，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策划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并于一九四一年一月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年三月，他们为囚禁和迫害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人员，在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所在地的上饶建立起了规模庞大、法西斯式的集中营。

这个集中营，当时是以军事训练机关的假面目出现的，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所谓“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集训总队军官大队”，关押被俘的新四军干部；一是所谓“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特别训练班”，关押从三战区所辖各地捕来的抗日爱国人士和其他政治犯，也有一些新四军人员。两部分共囚禁六百余人。一九四二年四月，国民党当局为了统一管理全国各地的集中营，在重庆成立了所谓“中央战时青年训导团”，五月，上饶集中营原“军官大队”和“特别训练班”合并改称为“中央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集中营的大本营设在周田村，茅家岭是集中营的禁闭室，人称“狱中之狱”。茅家岭监狱设立的时间更早些，一九三九年六月起就开始关押从各地捕来的政治犯。另外，七峰岩、李村、石底等处也设有监狱，囚禁新四军军长叶挺和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子芳、政治部秘书长黄诚、新四军三支队司令员张正坤、新二支队司令员冯达飞等负责干部。集中营在上饶的时间为一年零四个月，一九四二年六月随三战区司令

部撤退迁至福建，直到一九四五年十月“双十协定”签订，集中营才宣告彻底垮台。

负责管理集中营的，是东南各省特务最高指挥机关——三战区情报专员室；担任警戒的，有一个宪兵团。灭绝人性的国民党特务，丧心病狂地迫害被囚的新四军人员和其他抗日爱国志士，拷问、吊打、坐老虎凳、站铁刺笼、灌辣椒水、踩杠子、针刺、火烙、放毒药、活埋、枪毙等等，其名目之繁多，刑法之残酷，与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不相上下，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被囚的共产党人和广大革命志士，在狱中秘密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同敌特们进行了针锋相对、不屈不挠、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斗争，并以压倒一切敌人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成功地举行了闻名全国的茅家岭暴动和赤石暴动，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许多足以惊天地、泣鬼神、光照日月、气贯长虹的战斗篇章。

为了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我们早在六十年代初期，就约请了许多当年在上饶集中营被囚禁过、斗争过的老同志撰写有关的革命斗争回忆录。本书收集的二十三篇文章，作者写的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这些回忆文章，大部分在十多年前就已作了整理，其中有几篇文章还为报刊选登过，但后来由于某些原因未能出版。

在一场漫漫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及其一伙，为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需要，肆意颠倒上饶集中营的革命斗争历史，恶毒诬蔑威震敌胆的茅家岭暴动和赤石暴动是什么“国民党反动派导演的丑剧”，是“假暴动，真特务”，把许多当年同敌特作过坚决斗争的老干部打成叛徒、

特务、走资派，投进了监狱、“牛棚”，使他们又一次遭受了法西斯式残无人道的迫害，有的甚至含冤含恨而死。

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人民得到了解放，这本回忆录也才得以问世。

这次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征询了作者们的意见，对原文作了必要的修订。我们还得到了有关单位和许多老同志的热情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参加本书编纂工作的，先后有张延涛、徐建中、蔡水泉、杨学贵等同志。

限于我们的水平，错误在所难免，欢迎读者同志们批评指出。

中共上饶市委宣传部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目 录

皖南事变杂忆	丁公量 (1)
我所经历的皖南事变	陈茂辉 (21)
叶挺将军在集中营斗争片断	王聿先 叶育青 (28)
茅家岭黑狱的设立	吴大琨 (41)
“茅家岭大学”	宿文浩 (47)
一个爱国新闻记者的控诉	计惜英 (63)
如此教官、名流、学者	孙秉泰 李贤海 (72)
扑不灭的火焰	陈茂辉 (79)
摧不毁的意志	邢济民 (94)
考验	李维贤 (102)
月黑星辉	吴 越 (108)
坚贞不屈	杨 灿 (127)
站铁笼	赖少其 (135)
“七一”这一天	舒 丹 (142)
绝食	杨 灿 (149)

女生队的斗争	毛维青 (159)
特训班二三事	宿文浩 (173)
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忆李子芳、黄诚烈士.....	王聿先 (177)
忆施奇	毛维青 (186)
茅家岭暴动.....	李 胜 (196)
赤石暴动纪实.....	阮世炯 (204)
浩气长存	秦 烽 (212)
春雷滚滚.....	祝增华 (222)

皖南事变杂忆

丁公量

策划内战的信号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天气已由深秋渐渐转入初冬，一天比一天冷起来。形势似乎也随着气候的变化，一天比一天紧张。军部教导总队的全体同志都在白天黑夜地赶做工事。身材瘦小、处事持重的副总队长冯达飞同志挂着望远镜，拿着手杖，领着各队队长，在中村的各个山头上转来转去，勘察地形。已经筑好的工事里，还放进了水缸和粮食，大家知道，大概要在这里固守，打大仗了。

个子高、说话响的政治处主任余立金同志带着我们机关干部，深入到各队去参加挖工事、送开水，进行鼓动工作。他利用空隙时间找了各队的干部传达当前情况，说近日来日寇在向蒋介石进行诱降，反动派想制造内战，消灭我们，以便造成他们投降的条件。国民党方面以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发了一个“皓电”，给八路军朱、彭正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叶、项正副军长，限我们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黄河北面去，否则以“违抗军令”论处。余主任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大家，要大家先议论议论，至于今后行动如何，等待上级的命令，并带领大家积极修筑工事，以防万一。

听说要我们部队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从长江两岸撤到黄河

以北，大家议论纷纷。不仅要过江、过河、过铁路，而且途中密布着日本鬼子和伪军的据点，时间上怎么来得及呢？！更主要的是长江两岸的鬼子由谁来打？广大土地由谁来解放？难道顺顺当当地交给日本鬼子吗？

大家一议论，把久积在胸头的怒火燃得更高了。有人在筑工事的阵地上高叫起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个同志高举着臂膀，亮着刺刀高喊：“蒋光头你敢来？！来就先尝我一刺刀，叫你有来无回。”

敌人的企图是明显的。但我们应当采取什么对策？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事。

冯达飞同志是个和气而又健谈的人。他一个人住着感到寂寞，要我从政治处搬到他的隔壁住。每天晚上，我们一谈就谈到深夜。他右手老是插在胸前的衣襟里，还爱站着安闲地说话，话音带着浓重的广东腔。他谈兴很浓，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愈谈愈兴奋，总是他说我听，我对他的话是愈听愈想听。他说长征，说战斗故事，说少数民族的生活特点等。有时我也到他那里去看些文件，就便问问皖南部队今后的去向。有一次，他给我看两份电报，一份是中央对时局的指示，一份是以朱、彭、叶、项名义答复何、白的回电。中央对时局的分析和我们所采取的方针，讲得非常明确。我还约略记得：当时中央根据皖南具体处境和便于敌后发展考虑，决定皖南军部及所属部队均应全部北移到长江以北的敌后，指出这样可以更有力地打击鬼子，坚持敌后抗战，更好地在敌后建设抗日根据地，并特别指出，这样，我们可以扩大政治影响，在政治上取得更大的主动。在给何、白的复电中，中央为顾全大局，延缓反共内战的爆发，答应将皖南部队北

撤，但对何、白对我军的诬蔑据理作了义正词严而又痛快淋漓的驳斥。

尔后，我又从冯达飞同志的谈话中，知道中央和毛主席对我们皖南的处境非常关心，连续来过几次电报，要我们提高警惕，还催促军部迅速行动，年底以前一定要走完。听说陈毅司令员也给项英同志来过信，说在苏中苏北和皖北的敌后地区，比之皖南来，大有发展前途，大有文章可做，何必苦恋皖南一隅，要我们速去。但是，那几天军部出版的《抗敌报》的社论说法却不大一样。除批驳了何、白的“皓电”和“齐电”外，对于皖南军部的行动问题，说了很多暂时走不动、离不开的理由，大体是说国民党三战区长期对我们不补给，不发饷，因而部队无弹、无粮、无钱、无衣，无法进入敌后等等。虽然这是事实，但是我们从来不往他们身上寄予什么希望。我们的补给一直是：一靠群众的支援，二靠敌人的“朝贡”。当时，我只认为军部这样说是向顽固派进行的一种政治斗争，以后我才知道，不全然是为了政治斗争，主要的还是当时东南局和军部的主要负责人项英同志不想离开皖南，据说他想等待时机，想把皖南变为第二个延安。

后来，达飞同志在皖南事变中因伤被俘，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上饶集中营。

长江是我们的

吃过晚饭，我常喜欢和宣传科长刘兴同志在中村的溪边散步闲扯。他是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出来的，比我大一岁，都是年青人，谈起来很对劲。当时的形势是大家谈论的中心。

我们对陈毅同志指挥的一、二支队在江北反顽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胜利，非常兴奋，对在敌后的同志们能经常与敌人打仗，创建大块根据地，力量一天比一天壮大，又非常羡慕。我们愉快地谈论着敌后形势，而对于皖南总感到有些气闷。这里三年了还是老样子，不能痛痛快快地干一场，好象有些怕痛怕痒的，结果还常常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气（皖南除农会是我们掌握的以外，保长们都还是国民党的人）。老刘告诉我，他听说项英同志有这么个想法：等鬼子打到上饶后，皖南不也成了敌后了吗？到那时，他就可以依靠黄山和天目山脉进行发展了。当时我们就认为，不能光去等待机会，摆着苏北敌后的广大地区不积极去发展，广大群众不积极去组织，大量敌伪不积极去打击，丢掉这样好的机会，该是多么可惜呀！

过了几天，大概是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中旬，我的一位要好的同志来了一封信，说有要事商量，要我去一趟。她在军部工作，离我那里有十几里路。我匆匆赶去，她告诉我，她们的科长说，中央和毛主席又来催了，要军部很快北移。军部现在想把身体差的，有病的和女同志，以及当前不需要的辐重先送去江北。她说她想跟着大队一起走，锻炼锻炼自己，特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劝她还是先走好，因为究竟是女同志，且身体不好么。当我从她那里回来，我们教导总队也已决定先走的对象了。我想这次真走了，很兴奋。两天后，军政治部汤光恢部长带着一群老弱妇幼儿百人先走了。但走得不彻底，好多单位应走的还未走。我那位要好的同志也未走，说是工作需要留下，多半还是她想跟大队行动。后来了解，那时领导上还未下走的决心，老弱先走，实际上是个

应付。

汤部长走后几天来电说，他们都已安全到达苏北根据地。可见鬼子虽是诡计多端，封锁严密，我们还是有机会通过的。反共顽固派也有弱点有空隙可以利用。老弱妇幼都已到了，何况我们都是全付武装的队伍！重要的是争取时间，确定怎样走法。

我们庆幸他们胜利地到达了苏北根据地，并哼起了自豪的歌曲：

薄雾弥漫着江面，
江水冲击着堤岸。
当这黑沉沉的午夜，
我们要渡过长江。
长江是我们的，
我们千百次自由地来去……

顽固派投降日寇的又一阴谋

肖正纲同志是一位经过长征的老同志，在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里负责新四军方面的工作。没想到他突然从桂林回到皖南来了。我们已有两年未见面了，我急忙跑去看他。我初到部队是他和我谈话的，他的一言一行都可以作为我学习的榜样。他介绍我读过一本烈士传，给了我深刻的教育。他从皖南调到桂林去工作以后，我们没有见过面。这次见到，当然非常亲切。他亲热地拍拍我的肩膀，给我倒上茶，又习惯地盘着两腿坐在木板床上谈话。他说：“桂林办事处已被国民党取消了，反共特务们还想逮捕我们。我仍回来拿我的枪杆

子，总得靠枪杆子解决问题的。”他接着又说：“何、白的‘皓电’和取消桂林办事处，都是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准备投降计划的一部分。日本鬼子近来也加紧了对蒋介石的诱降，看来形势愈来愈紧。据说十二月初，这些反共专家们还搞了一个‘解决江南新四军方案’。十二月十一日，蒋介石打电报给朱总司令和叶军长，说我们要新四军立即开到黄河以北去。同时，他又叫李品仙（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在长江北岸调集部队组织阵地，想乘我们渡江时歼灭我们。”说到这里，他喝了一口水，冷笑了一声，继续说：“嗯！鬼子和他们也实在配合得好，最近鬼子连续向我江北的根据地扫荡，看样子我们愈早离开皖南愈好，迟了会有不少麻烦。我离开桂林时，听说中央很关心我们，担心皖南地区狭小，地势不利，敌我力量悬殊，怕拖延时间，遭受损失。其实到敌后反而会安全些。”

他最后顺便问我一句：“你们是不是已作好了行动准备？”

“开始作准备了。”但我没有说下去。因为何时走，我仍然不明。由于他刚从国民党统治区回来，需要休息，再谈了一会，我就告辞了。

“联络参谋”

军直驻地——云岭村西南有个小村，住着国民党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派来的“联络参谋”，名叫芦碧湖，是个少将，还有他的两个帮凶——随从副官。他们公开的任务是为了加强“联络”，实际上，却暗地里布置特务，收集情报，秘

密监视我们。他们的顶头上司，是三战区的特务头子——情报专员张超。这些，当时在皖南，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负责“招待”他们的公务员以及门卫等等，是由我们派出的。公务员小杨同志是个非常机灵的小鬼。他从上海难民收容所来参军时，还不满十五岁。他的父母亲都是工人，在鬼子进攻上海时被炸死了。他的幼小的心里深埋着仇恨的种子，促使他在政治上早熟。他曾在教导总队的小鬼队里学习过，与我很熟，我常去看望他。“联络参谋”的动静是皖南形势的温度表，小杨是可以看到一些表面情况的。“联络参谋”都是做惯了夜市面的人，通常要在上午八九点钟才能起床。为了避免碰上他们，一天清早，我从小路绕道进村，来到小杨住的那间小屋里。小杨睡得很熟，负责警卫的老谢同志告诉我说：“小杨昨晚侍候他们几个龟孙忙了一夜，下三点才睡下的。”

“他们干什么睡得那么晚？”

“还不是老一套，打牌呗！还来了个县里的什么干事，他们一边打着牌，一边轻轻叽哩咕噜说着话，打打停停，不知他们谈些什么。”这时小杨被我们的谈话惊醒了，看见是我就一骨碌坐起来，一边搓搓眼，一边说：“他们可紧张哩。前几天在茂林镇上，他们借打牌为名，谈了一两个通宵。有泾县的党部书记长，茂林镇长，还有两个没有见过，有一个好象是从上饶来的，另外一个听说是五十二师来的。昨天姓芦的几个人才从茂林回来不久，县里那个做特务的干事又来了，说了大半夜，到下两点才走，说是住到保长那里去了。”最后，小杨还轻轻地告诉我：“姓芦的这几天看样子想溜，三人都在暗暗地整理东西，有点鬼鬼祟祟的。大前天